



dongfang

东方文学丛书

# 母与子

〔日〕武者小路实笃 著

雾 鹄 雨 鸿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dongfang

东方文学丛书

# 母与子

〔日〕武者小路实笃 著

雾 鹤 雨 鸿 译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母 与 子

〔日〕武者小路实笃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解放路四十六号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12 字数: 257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500册

ISBN 7—5373—0153—2

1·164 定价: 3.9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私生子自我奋斗的故事。

平山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年轻人阿进。阿进的音容笑貌使平山想起了已故多年的挚友野野村。经过了解，终于证实阿进果然是野野村的私生子……

阿进与中尾同时爱上了饺子姑娘。为了成全朋友，阿进决定跳出这个△区。他雨夜出走至荒寺，遇到看破红尘的高僧；平山在与阿进的接触中对其母——野野村的情人缝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似乎缺点什么……

本书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力作。

## 下 岛 进

### 一

我叫平山平六。年龄四十八岁。职业是作家。身高五尺八寸五分。体重一百零三斤，常常略有增减。有妻，但无子。

有关我的容貌、我的人缘等等，可以向别人请教。至于我的脾气，你们是会渐渐了解的。就是不了解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一天，有个二十三、四岁的年轻人来访。这不是稀罕事，无非是女仆拿进名片，我掠过一眼之后往桌子上一放，然后把他领进书斋。我这儿是书斋兼客厅。因为房间不够，只好让客人屈就书斋了。

当这位客人进来时，我吃了一惊。这位年轻人与我所不能忘怀的野野村让一模一样。虽说世上无奇不有，然而长得如此相似的人我还不曾看见过。

野野村有一个女儿我是知道的，却没有儿子。我想，他会不会是野野村的弟弟？我重新审视名片，上面写的是：下岛进。

我想，他也许是野野村的侄儿。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

一闪而过。

这位叫下岛进的年轻人，彬彬有礼地说着什么鞠了个躬。他说话的语调、鞠躬的方式，也让人想到野野村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野野村刚交二十八岁就离开了人世。他是死于流感的。在我的朋友中，再没有象野野村那样富有才华的人了。至少我在野野村面前是抬不起头的。他并不是在学术上成就显赫，而是头脑聪敏。他说话时语锋犀利异常，句句掷地有声，常常恰到好处地看穿并弥补了对方的虑事不周。

我之所以能有今天，可以说是得惠于野野村。野野村家里有钱，在我们这些人当中，他是读书最好的。野野村比我大三岁。他总是事事指导我们。他写的东西虽然还未面世，但激越的文字已使我们热血沸腾。他前程似锦，干劲冲天，一个长篇小说即将就绪。就在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，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

当时我想：降祸好人，天公之过！

虽然我爱野野村，尊敬野野村，但是在自己心底的某个角落里，对于这位自己的敌手、具有压制自己力量的人的死，却也唤起了一种安心的感情。不过我对他的爱远远超出了这种安心感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感到了寂寞。总觉得有一种空虚感，感到在哪儿也找不到足以填补这种空白的人物。

此刻，我在打量这位酷似野野村的年轻人。

确实是同出一辙。那美丽敏锐的眼睛；那宽而漂亮的额头；眉毛的形状、宽窄，鼻子的位置，以及其他的一切，表情也好，声音也好，动作也好，也许是因为已有长达二十年没见的那位朋友的形象已经记不清了，也许是因为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想起了亡友，总之，我觉得他们俩

手  
可  
手  
好象相似得没有一点差异。

差异肯定是有的，但我看不出来。如果说有的话，就是这位年轻人比野野村略显孤独，但也显得更沉稳一些。

野野村是个火一样的人，而这位年轻人在是一团火的同时，在某一瞬间却又象冰块。因此，我不由得开口问道：

“你是不是野野村的侄儿？”

## 二

“不是。”下岛进回答说。

“你和我的朋友野野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？”

“或许是远房亲戚。”

“是吗？我看见你的时候吓了一跳。我还以为是野野村进来了呢。你太象野野村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象吗？”

“完全一样。如果不是知道野野村没有儿子的话，我就以为你是野野村的儿子了。”

“我那么象野野村先生吗？”下岛用低低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。

我有点儿窘迫。

“野野村实在是太可惜了。”

他说了这句话之后，我这才对下岛这样了解野野村感到有点儿奇怪。尽管野野村因早夭未能完成他的长篇巨著，但凭着已发表的东西已足以使他名扬四海，特别是我只要有机会就写褒扬野野村的文章。所以我马上想到的是，下岛知道野野

村也许与我有关……

下岛说自己常常想写小说和剧本，说写东西很难，最后要求我看看他写的东西。一般来说请我看稿子我都是加以拒绝的，可是因为下岛太心诚了，我竟满口答应下来。

我问下岛：“你父亲在哪里工作？”他说：

“父亲死了。”

“你母亲呢？”

“用化名写通俗小说。”他羞答答地说。

“你母亲在写小说？”

“这是秘密。”

“用什么化名在写作？”

“那是绝对秘密。她对我也在保密，但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她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已经四十六岁了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二十二。”

“我以为你有二十四岁呢。”

“都说我生得老相。”

“你得好好干才行啊。我总觉得你好像是野野村的再世。”

“尽力而为吧。”

“因为在如今的日本，已该年轻人出头了。”

“是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。”

“你喜欢谁？”

“至少是在年轻作家中，并没特别看中什么人。”

“不，包括我在内也没有关系。”



“我尊敬先生的作品。”

“这些都随便好了，反正你得拿出精神头儿来干。野野村二十三、四岁的时候已经要吞没世界了。他要是还活着的话……”

### 三

下岛想补充说点什么，然而他沉默不语。接着，他把话岔开了。

看上去他象有些顾虑。但是他的每一句话都好象发自肺腑，一点儿也不显得圆滑。他那朝气蓬勃的面容和那燃烧般的意志力的闪光，不能不给我以快感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他是个有希望的青年。

下岛尽管对日本的新文学感到不满，但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力作问世。他谈到了在自己的伙伴中，有俩人大有希望，还说他正同这几个人办传阅杂志。

我听着这些话，想起了我们年轻时候的事情。野野村那容光焕发的面孔在我眼前渐渐浮现出来。他如果还在世，此刻一定会更加出色地工作。我想他将向更多的敌人挑战并战胜它们。野野村确实是一位头脑清晰、意志坚强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，他的语言学也很好。

“可以参观一下您的藏书吗？”

我没有几本象样的书，心里感到不好意思，可还是很高兴地同意了。

下岛高兴地把我的书架浏览了一遍，然后挑选了一本，

要求借给他看看。

我说：“借给你我很愉快。”

下岛问我可不可以时常来拜访，我请他务必来，他听后很高兴。

“反正还有机会就各种问题请教。今天我先告辞了。”

他就这样回去了。

两三天以后，下岛来了封信。信封上贴着两枚三分邮票。我急忙打开，这封信竟密密麻麻地写了八张稿纸。

读着读着，我吃了一惊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前天突然到府造访，蒙您给予愉快的接待，深表谢意。我对于当时因出于无奈而说谎一事感到不安，才决定写这封信。请您无论如何把信看完。

说老实话，野野村先生是我真正的父亲。我这样说，您一定会感到吃惊。这件事除了我们母子之外谁也不知道。多年来母亲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。直到三、四年前，我才得知详情。

我决心从事文学，在阅读家里的书籍时，看到了父亲写的书，又无意看到从这本书中间滑出的父亲写给母亲的明信片。上面虽然没有什么艳丽词藻，但所用语句却亲密异常。我问妈妈：“您认识野野村先生吗？”母亲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看了野野村先生的书，感到怎样？”我说：“我很佩服。”母亲稍作思忖之后，突然哭了起来。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母亲收泪之后，吐出一句话：“野野村先生真是个好入。”

#### 四

自那以后过了两三天。

母亲说有点儿事要跟我说。我来到母亲的房间。一进门便感到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案上烧着香，正面摆着一幅我从来没看见过的照片。母亲让我坐在它的前面，说“这就是你爸爸”，让我向父亲的遗像鞠躬行礼。我鞠了躬，母亲又哭了起来。

母亲常哭，但是我在场时她很少落泪，总是一个人暗自啜泣。

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哭得如此伤心。

我默默地望着素不相识的父亲的照片。连我自己都为父亲和我如此相象而感到吃惊。父亲比我漂亮。不过我想再过四、五年我将会超过父亲。我没有打听父亲名字的勇气。

在这之前，母亲从未对我谈起过父亲。就是在我执拗的询问下，母亲才说出一句话，父亲是到母亲家当养子的，在还没上户口时就死了。一提到父亲，母亲马上热泪盈盈。我出于童心，尽量回避触到母亲的痛处。但当见到照片时，我却立刻发现母亲从前瞒了什么。可我并不生气，因为母亲哭得太多，室内的气氛过于神圣了。

我也异常激动，几乎也哭了起来。

母子俩一阵沉默。除了默默地看着母亲落泪，我别无办法。

我没有主动打听父亲名字的勇气，母亲也没有勇气主动

说出父亲的名字。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才停止哭泣，与我并排坐在父亲的照片前，然后点燃线香，恭恭敬敬地向照片鞠躬，好象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。“他爸，请允许我把您的真名告诉阿进。”接着又对我说：“原谅妈妈对你瞒到现在。”说着，递给我一封信。

信封的正面写着“下岛缝子”，背面写着“野野村让”。我提心吊胆地、同时又以几分好奇和喜悦的心情看了信的内容。

我没记住信的全文。但是父亲对于未来孩子的忧虑之情却溢于纸上。他希望母亲对此暂且保密，以不给他人带来不幸。他认为没有孩子最好。“否则，你的责任太重。但是我相信你能够忍受一切能把孩子带大。他（她）是我们俩的爱情结晶，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。孩子的出生是件喜事，你须以慈母的柔情抚育他长大成人。”父亲用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怜恤和尊敬之情，我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。我不想谴责父亲，更不想谴责受尽苦难的母亲。也不想责难自己的出生。

## 五

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就离开了人世。父亲是财主，不过母亲却没有从他家得到过任何财产。当时她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。母亲说，如果去出席父亲的葬礼，她会闭过气去，所以没有参加。就这样，母亲强忍着比死者还痛苦的孤苦和悲哀惨

淡生活，生下了我这个私生子，又忍辱负重不借助任何人的力量使我长大成人。

我还有很多话要写……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，那有关我的事至少会告诉先生的。谁想他却连我都未曾见到，便这样匆匆地走了。

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使您心情不快。也许，我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值得称道，但是我看完母亲的日记和父亲的信以后，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是自然而纯真的。母亲尊敬父亲并不过分。因为母亲从父亲的作品中获得了力量，使自己从绝望中摆脱出来。

在相互交往中，他们俩谨慎地渐渐加深了关系。这也可以说不好。但从我的角度来说，它无所谓好坏。我的降生，只能认为是该生的生下来。我对于自己的出生既不感到羞辱，也不感到悲哀。尽管人们对此莫衷一是。

我想让您看到我的生命的欢乐。也想使更多的人获得欢乐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几个有无罪之子的祖先呢？我认为我无限尊敬自己的父母，他们俩的爱，他们的关系是美丽而纯洁的。

我希望我的这种心情不致引起您的不快。我是经过母亲允许，才将秘密倾诉给您的。对其他的人，请您予以保密。

请不要憎恨我的父母。为了他们的名誉我也一定要坚强地生活下去。

在近期内我还想麻烦您。恐怕见面时不能详谈，才写了这封信。信写得太长了，请原谅。

母亲从未见到过您。她让我向您致意，她一如既往地尊

敬您。

这封信使我大吃一惊。我不知道野野村竟有这样一位情人。但是它使我想起了一个女性。那真是个漂亮而又温柔的女人。她非常崇拜野野村。在野野村的家里我见过她两次，在别处也遇见过一次。如果被那样的女人所爱，<sup>男</sup>男人多半是没有力量斩断情丝的。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们的爱情竟如此深沉。

## 亡友

### 一

这事对我来说，并非毫无不快。这倒不是因为野野村隐瞒了真相，也并非出于日本人有把别人的事情想得很坏的习惯。然而不知是出于先入为主，还是出于习惯或者道德，总之，我感到了一丝隐隐的不悦。也许可以说是有一种幻灭的感觉。我一直以为野野村夫妇在我熟识的夫妇中堪称最美的伴侣，其中也许注入了我的钦羨之情。可无论怎么说，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而且对方已经死去，特别是作为孩子的下岛是没有任何罪过的。

但从另一方面讲，我又不能不为下岛的降生而感到庆幸。

过早死去的亡友有了这样的继承人，怎能不庆幸呢！

朋友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可以说，他是作好再生的准备笑往九泉的。他们太相象了。

使朋友和下岛的母亲相爱的，是罪，还是德？恐怕两者都不是。也许是生命本身。社会尽管给予野野村以严厉的制裁，但它并没有否定与之一起出现的下岛进的出生成长。

至少爱野野村的我，为野野村因爱下岛的母亲缝子而生下阿进这样的孩子感到高兴。

今日回想起来，野野村为什么写了最后那篇小说，事情已昭然若揭。那是五、六千字的短篇。写的是一个女人爱着一个有妇之夫，这个男人也爱她。但是他们的来往非常巧妙，丝毫没有受到社会的非难。这种关系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，直到这个男人死去。女人老了之后，在她孤独生活着的某一天，忽然从口中自言自语地冒出这样一句话：

“到底还是给他生下一个孩子好。”

这个短篇我并不佩服。当我把看法告诉野野村时，野野村却说你将来会明白。

我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一时感到被轻蔑似的不快。但我现在明白了。

他以为相爱的人生下孩子是人之常情。这种爱如果是真诚、并且能够持续一生的，那么她必然能把孩子带大。

对于这种主张，我不敢贸然苟同。这太牵强了。对于持这种主张的人我感到不快。

可野野村并非道德家。他既不是人道主义者，也不是社会主义者。他信仰的是生存主义，他是个“能拿就拿主义”者。他奉行的是大山不给泥鳅让路的原则。但是他的生命力一点也没使他的主义感到不安。

直到二十八岁他被流感夺去生命以前，他都勇敢地生活过来了。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，他同一切事物都进行过战斗。那是对凡妨碍他成长的东西全部斩尽杀绝式的进击。与此同时，对自己生命有用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他都贪婪地攫取。他至少不是个窝囊废。他是个不屈服于命运的人。



## 二

我也不是人道主义者，只不过是生命主义者自诩；我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也是以共产主义者自诩。这都是从野野村那儿得到的启示。

他尊重人道，但更爱生命。他是以一切人作为独立的人，都能很好地生存下去作为理想的。

他不怕被人爱，也不怕爱人。对于隐瞒妻子和朋友，不知道他是无动于衷还是另有想法，这是他自己的事。“不让不习惯于诚实的人们看见露骨的事实”，他恪守的这一准则似乎更接近真理。

男女私情，保密为好，过分诚实会导制夫妇关系彻底崩溃。

野野村就说过这样的话。

但是我并不认为野野村和下岛缝子的爱情是肮脏的。

野野村不是那种下流的男人。再则从下岛的来信看，缝子也象个好人。

她从二十三、四岁起便对和自己连正式结婚手续都没履行过的男人恪守贞操。事实上也许并没守节，但对至少为抚育一个孩子尽了全力的女人我是无由责备的。

亡友的正室改嫁了。亡友的女儿已经成为漂亮的夫人。听说她丈夫是个陆军上尉。

我不认为野野村的意志是通过那个姑娘而活着的。

这时，野野村的儿子，突然以与野野村一模一样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比我小二十几岁，但却以朝气蓬勃的身姿，口称我为先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